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四十八編

俠隱記

義俠小說

第三冊

上海商務印

俠隱記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客店失書

第二回 初逢三俠

第三回 統領激衆

第四回 達特安惹禍

第五回 雪恥

第六回 路易第十三

第七回 四大俠之跟人

第八回 邦那素夫妻

第九回 邦那素被捕

第十回 老鼠籠

第十一回 達特安之愛情

第十二回 巴金汗公爵

第十三回 入獄

第十四回 蒙城人

卷二

第十五回 廷辯

第十六回 搜書

第十七回 主教之手段

第十八回 懦夫出首

第十九回 送信

第二十回 搶照殺人

第二十一回 金剛鑽

第二十二回 跳舞會

第二十三回 第一次幽期密約

第二十四回 大失所望

第二十五回 摩吉堂獵酒

第二十六回 阿拉密談經

第二十七回 阿托士之妻

第二十八回 賭馬

卷三

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難

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

第三十一回 達特安會密李狄

第三十二回 老狀師之款待

第三十三回 密李狄之祕密信

第三十四回 阿拉密岡頗圖斯之行裝

第三十五回 達特安報讐之法

第三十六回 密李狄報讐

第三十七回 密李狄之隱事

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辦行裝的錢

第三十九回 路逢邦氏

第四十回 達特安會主教

第四十一回 戰場遇刺客

第四十二回 十二瓶好酒

第四十三回 火槍手遇主教

第四十四回 主教之詭計

第四十五回 夫歸密談

第四十六回 奇賭

第四十七回 喫早飯的地方

第四十八回 威脫的家事

卷四

第四十九回 密李狄

第五十回 威脫與密李狄之密談

第五十一回 巡查

第五十二回 監禁之第一天

第五十三回 監禁之第二天

第五十四回 監禁之第三天

第五十五回 監禁之第四天

第五十六回 監禁之第五天

第五十七回 末了一段把戲

第五十八回 逃走

第五十九回 行刺

第六十回 找尋邦氏

第六十一回 比東庵

第六十二回 密李狄之布置

第六十三回 太遲了

第六十四回 紅衣人

第六十五回 問罪

第六十六回 正法

第六十七回 達特安二次見主教

俠隱記卷三

第二十九回 辦行裝之爲難

且說這四箇人之中。達特安心裏最着急。論起來。一箇禁兵。預備一切。原不花多。不比得火槍手。要多花費些的。不過達特安是箇小心謹慎的。看錢是看得重的。却要費頗圖斯還好穿。他不獨因爲置辦馬匹等件煩心。他還在那裏想邦氏。王后雖是難應替他設法。達特安以爲是永遠見不着邦氏的了。阿托士不出門。不去想法子。辦行裝。說道。還有兩箇禮拜。如果到了兩箇禮拜。還辦不了。我只好去找四箇主教的親兵。不然就找八箇英國人。同他們打。那是總要打死的。死了之後。人家總說是我爲國而死。却用不着去籌款辦行裝了。頗圖斯兩隻手擺在背後。擡起頭來。走來去說。我有箇好主意。我是要照着辦的。阿拉密是垂頭喪氣。一言不發。那四箇跟人也學他四箇主人的樣子。在那裏發愁。摩吉堂終天在那裏無所事事。巴星遜教堂巴蘭舒坐在那裏不動。看蒼蠅。吉利模是一言不發。在那裏歎氣。除了阿托

士那三箇朋友。天天出去。半夜纔回來。天天無精打彩的在外頭逛。總想碰點機會。有時在路上遇着了。是面面相向。彷彿是要問。碰着了機會沒有。頗圖斯算是有點實在把握的。天天在那裏做。有一天達特安看見他。問某教堂那條街走。就跟着他。看見他掙掙鬍子。作出風流的樣子。進了教堂。靠着一條柱子。達特安亦悄悄的進去。躲在對過。那時教士正在那裏講經。聽的人很多。頗圖斯在那裏看女人。戴的帽子有點舊了。鳥毛的顏色也淡了。金線也變了色。但是教堂裏黑暗。雖是他的樣子有點寒酸。也還不甚覺得。遠遠看見。倒還像樣。等一會子。達特安看見一箇女人。坐在橙子上。離頗圖斯不遠。那箇女人。先前總算得是箇美貌的。現在風采却減了。也還看得過。頗圖斯的眼。常看這箇女人。女人看見他。臉紅了。彷彿有點不耐煩。在那裏咬牙。兩隻脚不停的踏地。頗圖斯却得意的很。兩隻眼又去同別一箇女人使眼色。這箇女人。坐得遠些。不獨貌美。且是大人家的風範。有一箇小黑奴在那裏伺候。還有一箇女僕拿着小包。小包上繡的綸章。第一箇老點的女人。兩隻眼跟着頗圖

斯的眼走。就看見了那第二箇美貌的女人。頗圖斯一面看。一面笑。老點的女人。就在那裏生氣。後來着急的很。就咳嗽了一聲。響的很。驚動了許多人。連美貌的女人。也驚動了。頗圖斯知道那老點的女人。要他回頭看他。他却故意的不理會。看來那帶小黑奴的女人。動頗圖斯的情多。達特安留心細看。原來就是蒙城客店見過的密李狄。他就留心察看頗圖斯的舉動。後來想一想。就知道老點的女人。就是狀師的老婆。原來頗圖斯在這裏要報從前寫信要錢。那女人一文不給的仇。等到講完了經。那狀師的老婆走到聖水缸。頗圖斯搶上去。把一隻手都浸在聖水裏。狀師的女人笑了。以爲頗圖斯替他遞聖水缸。誰知頗圖斯轉了頭。看那美貌的女人。把手從聖水裏拿出來。遞向美貌女人。這女人把細嫩的手指。在頗圖斯那隻粗手上。沾了一沾。畫了十字。微微一笑。就出了教堂。狀師的老婆看了。很生氣。若是他是箇大家的女人。他登時就要暈倒的了。他想想。自己不過是箇狀師的女人。只好氣抖抖的說道。頗圖斯。你就不送聖水。把我頗圖斯故作驚訝的樣子。說道。柯奶奶原來是。

你麼。你的男人好麼。實在奇怪。怎麼這半天。我都没看見你。你坐在那裏。柯氏道。我坐的。同你很近。你的眼睛。却沒看見我。我只看見你。送他聖水的美人。頗圖斯故作不安的樣子。說道。你看見那女人麼。柯氏道。我眼睛也不瞎。為什麼看不見。頗圖斯冷淡得很的答道。你可曉得。這是我朋友。是一位公爵夫人。因為公爵最容易喫醋的。故此我難得同這位夫人會面。今日他送信給我。特為到教堂來會我一面。狀師的老婆說道。請你扶我五分鐘。我還有話告訴你。頗圖斯笑了說道。那箇自然。這箇時候。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在他們兩箇人面前走過。看見頗圖斯高興的了不得。就歎一口氣。心裏說道。我們四箇人裏頭。有了一箇。他的馬匹行裝。是有了指望了。再說。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到了一箇廟。四圍沒什麼人。只有小孩子們在那裏頑耍。花子在那裏要錢。是箇僻靜地方。狀師的老婆先看看左右前後無人。就說道。頗圖斯。你真。是了不得。女人見了你。是人見人愛的。頗圖斯作出得意洋洋的說道。你這句話。怎麼講。柯氏道。你送聖水的那位夫人。一定是箇公主。身邊帶着小黑奴女僕。

頗圖斯道。你猜錯了。那位不過是公爵夫人。柯氏道。他坐的馬車。還有穿着闊號衣的馬夫。同跟人。頗圖斯原沒看見馬車。柯氏眼快。是看見的。頗圖斯很後悔。爲什麼不說那夫人是位公主。柯氏歎口氣道。女人們是喜歡你的。頗圖斯道。天生我總算是不錯。也難怪他們喜歡我。柯氏兩眼望着天。說道。男人是最易忘記的。頗圖斯道。女人的記性。却不見得比男人好。就拿你來說。我在長德里受了傷。幾乎要餓死。你是怎樣的待我。我告急的信。你連覆都不覆。柯氏想起當時大家的女人對待男相好的情形來。也覺得自己不對。說道。頗圖斯……頗圖斯攔住他說道。我爲你。同某男爵夫人分了手。柯氏道。我知道。頗圖斯道。還有某伯爵夫人。柯氏道。你不要說了。頗圖斯道。還有公爵夫人。柯氏道。你別提往事罷。頗圖斯道。也好。我就不提往事。柯氏道。那件事原是我的男人不好。他不肯借錢。頗圖斯道。你還記得我寫把你的第一封信麼。我却記得這封信我是永遠不能忘的。柯氏又歎一口氣說道。你要同我借的錢。款子太大些。頗圖斯道。我爲的老交情。先同你借。我只要寫信給某某公爵

夫人。我不必把他的名字告訴你。他就馬上送我一千五百利華。柯氏聽了。丟下淚來。說道。你罰我也罰穀了。從此以後。你遇着不得了的時候。你只管告訴我。頗圖斯作出很厭煩的樣子說道。別說錢的話。說起來。太丟臉。柯氏道。你不戀愛我了。頗圖斯不答。柯氏道。你不答我。我知道你的主意了。頗圖斯道。我在這裏想你待我的情形。柯氏道。我的寶貝。我將功贖罪罷。頗圖斯聳了聳肩。說道。第一件。我同你要什麼。不過借幾箇錢。借的也不多。我也曉得。你手上沒什麼錢。就是有幾文。也不過是你。的男人替人打官司。弄來的是刻薄得來的錢。倘若你是箇伯爵夫人。或是公。爵。侯。爵。夫人。自然又當別論了。柯氏覺得難過急了。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雖然是箇窮狀師。的老婆。我箱子裏的錢。恐怕還比那些公。爵。侯。爵。的夫人多些。他們不過是裝架子罷了。頗圖斯把手縮了回來。說道。你更不該了。你既然有錢。爲什麼不肯借。柯氏自知話說太多了。趕快辨道。我說我有錢。不過是說穀用罷了。頗圖斯道。我們別談錢罷。你會錯意了。我們的交情。算是完了。柯氏道。你這箇人沒良心。頗圖斯道。都

是你的不該。柯氏道：我不留難你了。你去你的美貌公爵夫人那裏罷。頗圖斯道：這位夫人的交情是靠得住的。柯氏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到底還愛我不愛我。頗圖斯作出極淒涼的樣子來。歎口氣道：說來作什麼。我不久就去打仗了。這一回恐怕總是死的了。柯氏大哭道：你不要這樣說了。頗圖斯道：我看見兆頭不好。柯氏道：你老實認了罷。你戀愛別人了。頗圖斯道：我雖然是還有點戀愛你。但是愛情的事。我早已不提了。大約有兩箇禮拜。就要開仗。我預備一切。忙得很呢。我還要回到家裏去。想法子弄錢。頗圖斯看見柯氏心裏已經在那裏打仗。一邊是愛情。一邊是捨不得花錢。兩邊在那裏交鋒。頗圖斯道：你在教堂看見的那位公爵夫人。有些田產。離我家裏不遠。我們兩箇人一路回去。有人陪着一路走。路上也不寂寞。柯氏問道：你巴黎城裏沒朋友麼。頗圖斯帶點責備的意思答道：我原想是有一箇的。現在我纔知道我想錯了。柯氏很高興的說道：你並沒想錯。你還有一箇朋友。你明天到我家裏來。說是我的表親。從披喀狄來的。到巴黎來料理幾件官司。要請狀師。這幾句話。你

記得麼。頗圖斯道。我記得。柯氏道。喫晚飯的時候來罷。頗圖斯答應了。柯氏又分付道。你在我男人面前。說話却要小心。他雖然年紀大了。今年七十五歲。他却是很精明的。頗圖斯道。不過七十五歲。還算是壯年呀。柯氏很有意思的。看着頗圖斯說道。不然。他年紀實在老了。我天天都可以作寡婦。好在我們的婚約說好的。誰後死。誰承受產業。頗圖斯道。什麼財產都算在裏頭麼。柯氏道。什麼都算在裏頭的。頗圖斯很用勁的抓柯氏的手說道。我的寶貝柯奶奶。你真會打算。柯氏作出許多媚態說道。我們又是好朋友了麼。頗圖斯道。一輩子的好朋友。柯氏道。請了。明天見罷。我的沒良心的反叛。頗圖斯答道。請了。明天見。我的沒良性的騙子。

第三十回 達特安追尋密李狄

再說。達特安跟着密李狄。密李狄却不曉得。他聽見他分付車夫往聖遮猛。達特安因趕不上馬車。就回去。半路碰見巴蘭舒。在一間茶食店外面看樣子饑的很。就分付他回來。預備兩匹馬。牽到阿托士的寓所。於是巴蘭舒先回去。達特安走

到孚留街。看見阿托士在家。喫買回來的好酒。見了達特安。就使眼色。叫吉利模拿酒鍾來。達特安就把在教堂看見頗圖斯同狀師的老婆的話。說了一遍。還說頗圖斯的行裝。是有了指望了。阿托士道。我的行裝。就沒有女人來幫忙。達特安說。你要曉得。把你的這副相貌。同你的世家的舉動擺出來。隨你要什麼。不論是什麼女人。就是王族的女人。看見了。也是要給你的。阿托士一面聳聳肩。一面分付吉利模再拿一瓶酒來。說道。達特安。你的年紀還輕呢。剛好巴蘭舒伸進頭來說。馬已備好了。阿托士問是什麼馬。達特安道。特統領借我的兩匹馬。我要到聖遮猛去。阿托士問道。你到聖遮猛作什麼。達特安就把在教堂裏。看見那箇蒙城客店裏的女人的話。告訴了一遍。阿托士聳聳肩。說道。你又戀愛這箇女人。同你從前戀愛邦氏一樣了。達特安道。並不是的。我要去打聽這箇女人作的什麼詭事。不曉得是怎的。我雖然不曉得他是誰。我心裏總覺得。我一生的事。是同這箇女人有點關係。就是邦氏不見了。也同這箇女人有相干。阿托士道。你說的也許是不錯。不過據我看來。女人丟

了的。是值不得再找的。邦氏丟了。我心裏也覺得不好過。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的意思。我的康士旦。邦氏我還是很戀愛的。我只要曉得他在什麼地方。我走到天盡

頭。也是要去找他的。我打聽了好久。還是打聽不出來。我現在心裏是發了狂一樣。

阿托士道。你去找密李狄罷。你如果覺得有趣。我盼望你快活。達特安道。你看怎麼樣。與其關在這裏。同關監的一樣。倒不如騎了馬。同我一路走。阿托士道。騎馬是要有馬的。沒得馬只好跑腿的了。達特安微笑了。說道。很好。我却不要擺架子。人家給我什麼。我就騎什麼。請了。阿托士也說請了。打了手勢。叫吉利模開了剛纔拿來的那瓶酒。達特安主僕兩人上了馬。就向聖遮猛而來。達特安聽了阿托士的話。心裏更捨邦氏不下。他却真是戀愛邦氏。天盡頭都要找到的。可惜地是圓的。他却不得先從那一方向走。只好先找密李狄。他以為第二次也是那穿黑罩袍的人把邦氏擄了去的。這箇人在蒙城客店。同密李狄說過話的。他以為找着密李狄。就可以打聽出邦氏的所在來。一面在那裏想。就到了聖遮猛。走過了離宮。這所離宮就是